

王念孙《谐声谱》与古韵研究*

许春颖 赵晓庆

提 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王念孙《谐声谱》一部，它以古韵廿一部列《说文》谐声，是迄今所见较早的《说文》谐声谱。《谐声谱》中王念孙注意到了《说文》的谐声层级与等第，对后来《说文》谐声研究有较重要影响。另外，《谐声谱》列“古韵廿一部”分《广韵》韵目，为他处所不载，对研讨王氏古韵分部亦具重要价值。

关键词：王念孙 《谐声谱》 稿本 古韵

一 王念孙《谐声谱》稿本二种

王念孙谐声研究在段玉裁之后，其相关著述主要有《谐声谱》《说文谐声谱》二种。《谐声谱》为王念孙手稿本，分上下二册，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说文谐声谱》仅存东、蒸、侵三部，为后人抄本，今藏于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其他零散研究有《〈古十七部谐声表〉抄录稿》^①、《矜从令声》^②、《地从也声》^③、《签记宋小城〈谐声补逸〉十四条》^④等，皆与《说文》谐声有关。

1.1 《谐声谱》

《谐声谱》稿本所见为馆藏扫描图片，上册20张39页，下册21张20页，总有41张59页。上、下册首页署有“谐声谱上”“谐声谱下”字样。每册卷首列该卷古韵部所分《广韵》韵目，起到了目录作用。《谐声谱》上册列无入声之十部（东、蒸、侵、谈、阳、耕、真、文、元、歌），但未列部目名称，以“第一部”至“第十部”标示；下册列有入声之十一部（支、质、脂、祭、盍、缉、之、鱼、侯、幽、宵），以“第一部”至“第十一部”标示。正文以古韵部分篇列谐声字，篇首列“谐声谱上第一部”“谐声谱上第二部”等的标目，直至下册“谐声谱下第十一部”。正文每竖列为一组，先列主谐字，依次再列被谐字，

收稿日期：2019-12-19；定稿日期：2021-06-24。通讯作者：赵晓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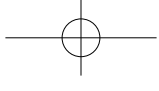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字谐声大系”（17ZDA297）及一般项目“清代26家古音学未刊稿汇纂与研究（21BYY025）”阶段性成果。文章曾在“中国音韵学七十年高端论坛”（2019，上海）上宣读，与会专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① 王念孙服官后（1782年左右）始见段玉裁《六书音韵表》，并对其作了详细研究，故有段玉裁《古十七部谐声表》抄录稿以及国家图书馆藏王念孙《古韵十七部声韵配合表及平入分配说》草演稿之作，分别见于北大藏《王念孙手稿》和《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23册）中。

② 本文二见，一载《高邮王氏父子手稿》，一载《高邮王氏父子论韵文稿》，内容一致。

③ 本文三见，一为《高邮王氏父子手稿》所录，字迹清晰，以“地”为篇名。一为《高邮王氏父子论韵文稿》所录，题名“地从也声”。以上二处所录，有“家大人曰”，可知为王引之誊录稿。一载《王石臞先生遗文》，名为“书钱氏《答问》说地字音后”，由“念孙案”可知其所据为王氏原稿。

④ 本文三见，一为原书稿本夹页，今藏南京图书馆，有王念孙批注。《续修四库全书》247册据此本影印收录。另为《高邮王氏父子论韵文稿》所录，其中夹页附记有“先王父”“文简公”之称，故为王寿同所录本，内容与稿本《谐声补逸》批注有出入。



《谐声谱》每篇内谐声字的组列数多少不等，最少的1个组列（如上册弟二部、弟四部，下册弟六部），最多的有29个组列（如下册弟三部）。全书共有255个主谐字（上册107个，下册148个），263个被谐字，主谐字下被谐字有0个至5个不等，最少者未列（据统计有45个主谐字未列被谐字），最多者列5个（如上册弟八部“分”字、下册弟七部“其”字、下册弟十部“嘒”字）。

稿本中有符号标识，其中红色三角符号“△”表示该字古韵分部与段玉裁不同。如《谐声谱》上弟十部有“危△、褱”一组，“危”字段玉裁归入十六部（支），《谐声谱》上弟十部（歌）和下弟一部（支）重见。又如《谐声谱》下弟三部有“发△、袞”一组，“发”字段玉裁归入弟十五部（脂），王念孙归入祭部，故标出。《谐声谱》下弟八部“白、碧△”一组，“碧”字段玉裁归入第五部（鱼），但此字或入锡部，参陈复华、何九盈（1987：226），故王念孙以三角符号标之。

稿本以红色字体表示重出。如“祈”字描红，该字见于上册弟八部，又见于下册弟三部；“璫”字描红，该字见于上册弟八部，又见于上册弟九部。然而《谐声谱》中重出之字并未全都描红，当是遗漏。据统计，全书有19字重出，当有38字标红，然实际标红者仅20字。稿本中又有红色小字作下标（今以下划线标示），系标明重文，凡六见，如：《谐声谱》上弟七部：“𧈧_{𧈧同}”；《谐声谱》下弟三部：“𧈧_{𧈧同}”；《谐声谱》下弟七部：“𧈧_{𧈧同}”；《谐声谱》下弟十部：“𧈧_{𧈧同}”“𧈧_{𧈧同}”。根据统计，《谐声谱》所录重文有54个之多，但王念孙未一一作出标记。

《谐声谱》中的主谐字与被谐字皆取自《说文》，但收字不多，篇幅有限。《谐声谱》所录《说文》之部首数及字数（包括重文）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谐声谱》所录《说文》部首数及字数

卷次	部首数	字数	卷次	部首数	字数
卷一	12	312	卷八	13	17
卷二	11	16	卷九	15	18
卷三	16	25	卷十	6	8
卷四	14	17	卷十一	4	5
卷五	23	24	卷十二	13	17
卷六	10	15	卷十三	7	8
卷七	17	21	卷十四	18	21

《谐声谱》总有524字（包括主谐字重文6个），分布于《说文》179部首，其中有19字异部重出。从分布来看，收录卷一字数最多。收录《说文》卷一的部首为前十二部，其中前十一部首之字基本全收。第十二个部首为摘录。^①收录《说文》卷二之后部首无逐一顺序，部内字亦仅作摘录，摘录时以常见常用字为主，且多不录重文。^②《谐声谱》所录部首占全部540部的33.15%，收字占全部10516字的4.98%。《谐声谱》收字与大徐本《说文》不尽相同，如示部中有二字大徐本正文未见，其中“禪”字见于新附字重文，小徐本作“禪”，“禪”字见于小徐本正文，可知王念孙编纂《谐声谱》时参考了小徐本。另外，《谐声谱》下弟十部前半页误置于弟九部之前，应当纠正。

① 一、上、三、王、珏、气、士、丨、中九部中字包括重文全部收录，示部除“禪、福、神、斋（齋）”四字外包括重文全部收录，玉部除“璫、玦”二字外包括重文全部收录。第十二部部包括重文有476字，《谐声谱》仅录43字。

② 仅收录《说文》卷十一重文之“流”，卷十二重文之“𧈧”“𧈧”，卷十三重文之“𧈧”，卷十四重文之“𧈧”“𧈧”。



1.2 《说文谐声谱》

《说文谐声谱》稿本仅存东、蒸、侵三篇，凡七页，今藏于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关于二部书稿的关系，王国维（1959：402）《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曰：“致李许斋方伯书中所录至、祭二部及侯部入声表即自此谱（《说文谐声谱》）中摘出者也。后以定稿寄阮文达公于广东，故遗书中仅有初稿（《谐声谱》）。（《谐声谱》）虽二十一部完具，然所录许书字不过二十分之一而已。此书（《说文谐声谱》）文达在粤东时拟为刊行，未几去粤而稿本尚留学海堂。”又“他日当据先生至、祭二表条例，补十九表，附先生书后，以成一家之学”。（404页）王国维认为《谐声谱》是《说文谐声谱》的初稿，因《说文谐声谱》残缺而作《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稿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其内容体例皆与《说文谐声谱》一致。今按，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调任两广总督，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六年（1826）五月，阮元调任云贵总督。可知阮元拟刊之事在1820—1826年之间（张鑑等1995：125、132、151）。今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有曾钊（1793—1854）《二十一部古韵》稿本一部，对王念孙古韵二十一部之分韵作了细微调整，并按韵部排列谐声字，此书在其任学海堂学长时所作，或与王念孙《说文谐声谱》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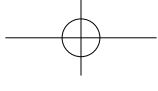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从内容看,《说文谐声谱》为《谐声谱》之扩展和延伸。如《谐声谱》第一(东)部仅列工、宗、东、丰、囟5个谐声偏旁共11字,而《说文谐声谱》列东、同、中、虫、冬、戎、躬、充、公、工、冢、丛、农、宗、春、容、庸、封、凶、邕、从、丰、龙、囟、彖、双、孔、夨、竦、众、宋、用、共、弄30多个谐声偏旁共330多字。又如《谐声谱》上弟三部列侵、林、覃、三、今、先、壬7个主谐字,总16个字,《说文谐声谱》侵弟三虽为残卷,仍有10个一级主谐字,总66个被谐字,收罗《说文》中字更加全面,谱系关系更为明晰。侵部对比如表2。

表2 《谐声谱》与《说文谐声谱》侵部收字比较

《谐声谱》上弟三部	《说文谐声谱》侵弟三
<p>侵、褱</p> <p>林、禁、琳</p> <p>覃、禪</p> <p>三式</p> <p>今、玠、、瑯</p> <p>先、、璿</p> <p>壬、、荏</p>	<p>侵_{侵声} 蓂_{侵声} 寢_{侵声} 衽_{侵声} 蔓_{侵声} 𦵑_{侵声} 綬_{侵声} 浸_{侵声} 漚_{侵声} 瀼_{侵声} 藹_{侵声}</p> <p>○林_{林声} 禁_{林声} 琳_{林声} 寐_{林声} 淋_{林声} 霖_{林声} 婪_{林声} 噤_{林声}</p> <p>○闾</p> <p>○壬_{壬声} 任_{壬声} 妊_{壬声} 任_{壬声} 妊_{壬声} 紕_{任声} 荏_{任声} 集_{任声} 赁_{任声} 僇_{任声}</p> <p>○突_{突声} 湊_{湊声} 湊_{湊声} 湊_{湊声}</p> <p>○尤_{尤声} 兗_{尤声} 詵_{尤声} 諛_{尤声} 煨_{尤声} 鴆_{尤声} 肫_{尤声} 枕_{尤声} 煩_{尤声} 顙_{尤声} 沈_{尤声} 耽_{尤声} 統_{尤声} 鈇_{尤声} 𣥂_{尤声} 監_{尤声} 沈_{尤声} 霰_{尤声}</p> <p>○丕_{丕声} 淫_{丕声} 姪_{丕声}</p> <p>○心_{心声} 沁_{心声}</p> <p>○叀_{叀声} 眾_{叀声} 衆_{叀声}</p> <p>○今_{今声} 玲_{今声} 苓_{今声} 矜_{今声}</p>

《谐声谱》中不同谐声组在不同的行列，《说文谐声谱》则以“○”区分，且以“×声”“×省声”标示次级谐声。另外，《说文谐声谱》以古韵廿一部部目名称分篇，如“东第一”“蒸第二”“侵第三”，而《谐声谱》上列“第一部”至“第十部”，下列“第一部”至“第十一部”，虽以四声列古韵廿一部，但尚未确立部目名称。

王念孙《谐声谱》与《经义述闻·通说》所附《古韵廿一部》表皆以四声分列二十一部，但《谐声谱》未列部目名称，当在《古韵廿一部》表之前。又，王引之（1985：2）《经义述闻》自序曰：“年廿



一，应顺天乡试不中式而归，亟求《尔雅》《说文》《音学五书》读之，乃知有所谓声音、文字、训诂者。越四年而复入都，以己所见质疑于大人前。大人则喜曰：‘乃今可以传吾学矣。’遂语以古韵廿一部之分合，《说文》谐声之义例，《尔雅》《方言》及汉代经师训诂之本原。”王引之“年廿一”又“越四年”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此间王氏已有古韵廿一部且已具备“《说文》谐声之义例”，《谐声谱》之成书或在此前后。又《古韵廿一部》表中列有至部、祭部、侯部入声（屋）谐声字，内容体例较《谐声谱》完备而又与《说文谐声谱》一致，故而王国维（1959：402）推断说：“致李许斋方伯书中所录至、祭二部及侯部入声表即自此谱中摘出者也。”显而易见，王念孙已对《说文》谐声作了较全面的整理。据王引之《经义述闻·自序》（1985：2），《经义述闻》之主体及通说部分于嘉庆二年（1797）已完成，所载《古韵廿一部》表（1985：751）当成于1797年之前，《说文谐声谱》或成书于1790—1797年之间。

二 王念孙《谐声谱》与谐声层级之发明

清代较早注意到谐声层级问题的是王念孙，《谐声谱》稿本每部之内横列主谐字，纵列若干被谐字，且在主谐字与被谐字之间用点画标出了不同谐声层次和等级，如：

第一部：工、玗；宗、琮；东（東）、、、、琬（琰）；丰、、琫、玕；囟、、璫

第二部：鼻、、璫

第三部：僂、禭；林、禁、琳；覃、禪；三式；今、玕、、琫；先、、、、璫；壬、、荏

今所见《谐声谱》稿本上第一部中有王寿同附记曰：

一点二点之故，有说记于《谐声谱》第一叶，此卷东（東）字下琬（琰）用四点则不可知。

又曰：

琬（琰）字加四点者，因龙（龍）从童省声，童从重声，重从东（東）声，言东（東）□四□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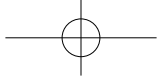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北大藏《王念孙手稿》杂稿《古音义索隐》中亦有签记按语曰：

寿同案：束字，帝加一点，禕加二点。按，《说文》帝从束声，故加一点；禕从帝声，故加二点。此孳乳浸多之义也，谨记于此，以后照此例徧改之。

禕字从鹿声，祇从氏声，故亦二点。

从王寿同的考察来看，“、”表示一级谐声，“、、”表示二级谐声，“、、、、”表示四级谐声。《谐声谱》以二十一部为纲，以主谐字为目，按等级分列被谐字，虽然全书仅两册，列256个主谐字，但整部书稿之体例框架已比较完备。正如王寿同（1996：379）整理《释大》时所言：“若能因指见月，得鱼忘筌，固亦不必尽罗三十六母字而后为全书，若不能即此识彼以悟诂训、音声之本，则虽尽罗三十六母音而推之，它字则仍窒厄不通矣。”此《谐声谱》与《释大》皆示人大略、指人门径之作，故不必悉列《说文》全文，而其义例已备焉。后来《说文谐声谱》体例及内容更加完备，古音学家编纂《谐声谱》也蔚然

^① 王寿同，号子兰，为王引之之子，《王念孙手稿》经其整理而成。其中“□”为形体模糊难以辨识之字。



成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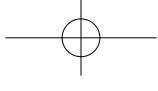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考之清初万光泰（1712—1750）已经开始了《说文》谐声与古音的互证研究（张民权 2017：18、264），但他重在分析谐声与归部问题，未对谐声系统本身特别是谐声层级问题作专门探讨。将汉字谐声划分层次并且专门编纂《说文》谐声谱是清中期以来的事。戴震（1724—1777）晚年见到段玉裁《六书音韵表》后建议他在《古十七部谐声表》基础上尽取《说文》而列之。可知，戴氏在1777年之前即已提出编纂《说文》谐声谱的建议和设想^①，但未有实践，亦无谐声层级之分类。后来段氏于嘉庆乙丑年（1805）将此任务交给他的学生江沅，江沅最终于嘉庆己巳年（1809）完成《说文解字音均表》。该书以十七部分列主谐字，主谐字下列被谐字，“复生声则依其次弟”，主谐字、次级主谐字前皆以“音×”的直音方式标明，初步区分了谐声层次。

略早于此，严可均《说文声类》（1802）也已区分谐声层级，其序曰：“可均以为汉儒去古未远，而《说文》幸存，《说文》谐声财（才）六之一，实逾太（大）半。窃据其成业，撰《说文声类》二篇，以声为经，以形为纬……同类相授，各有建首，母子相生。母别为纽，子又生子，系缀母后。广其变通之路，审厥出入之由，夫而后群经有韵之文皆可读，古人假借之法无不包矣。”（严可均 2002：1）姚文田《说文声系》（1804）也认识到了谐声层次，并递相分出多个主谐字，但与严可均一样，仅作二分。与诸家《谐声谱》不同的是，姚文田《说文声系》以《说文》部目分篇，故其于谐声层级有益，于韵学则无论矣。与此同时，戚学标《汉学谐声》（1804）以古韵廿二部列《说文》谐声，分两级排列，它在内容上与江沅《说文解字音均表》一致，每个字下皆详细列明了《说文》原文。

张惠言、张成孙《谐声谱》（1802—1837）以古韵二十部分篇列《说文》谐声，“乃于《毛诗》中拈其最先出之字为建首，加以《易》韵，而又以《说文》之声分从之，犁然不紊”（阮元 2002：442）。每篇之内以主谐字标目列《说文》篆字，对谐声层级也作了区分。陈立《说文谐声孳生述》（1837）对《说文》谐声的层次划分与以上诸家大同小异。张、陈二氏于“东（東）”字下分列两个次级声首“重”和“龙（龍）”，后又各列孳生之字，算是比较有条理的。但缺点是他们未明确初级主谐字（東）与次级主谐字（重）、三级主谐字（龍）之间的三级层次关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沈兼士《广韵声系》（1985：2）集上数家优长，详细区分谐声层次与等级，其《编辑旨趣》曰：“今即据此书，取其形声字之主谐字为纲。凡各韵中属于某主谐字之诸被谐字，均类聚系属于同一主谐字下。……其被谐字复为他字之主谐字者，则依其相生之次序，顺递记之。如是则同一主谐字所孳衍之谐声字，其脉络相承之迹，一目了然矣。”例如：“第一主谐字弓”下列“躬”“穹”“芎”为被谐字；“第二主谐字”有“躬”和“穹”，“躬”下列“翀”“窮”为被谐字，“穹”下列“穹”“諄”“窮”为被谐字；“第三主谐字”有“窮”，下列被谐字“窮”“窮”。它既列明了主谐字与被谐字的二级层次，又用“第一”“第二”“第三”的方式列明了第一级主谐字与第二级、第三级主谐字之间的等第关系。显然，沈兼士对谐声层次和等级之划分已非常成熟。但从《谐声谱》来看，王念孙早于沈氏一百多年即从谐声系统出发，将《说文》谐声划分出多类不同层级。谐声层级与等第划分，王氏《谐声谱》有开创之功。

^① 《六书音韵表》卷首《戴东原先生来书》署为“癸巳”年（1773），则此时戴氏已见段书。



三 王念孙《谐声谱》与古韵分部

王念孙《谐声谱》篇首将二百零六韵分列于二十一部中，按四声分列《广韵》韵目，以平上去入为次第。今举上册弟一部和下册弟十部如下：

弟一部：东 董 送

冬 宋

钟 肿 用

江 讲 绛

弟十部：幽 黝 幼 沃

分尤 分有 分宥 分屋

分萧 分筱 分啸

分肴 分巧 分效

分豪 分皓 分号

此离析《广韵》分列上古韵部之法始自顾炎武，而近同于段玉裁《今韵古分十七部表》。《谐声谱》所列古韵部以次序标目且尚未标配部类名称，亦与段氏相仿，可见王氏古韵分部初期受段氏影响。在《谐声谱》发现以前，人们仅知王氏古韵分部而不知其分韵。《谐声谱》稿本所列“古韵二十一部”分《广韵》韵目为人们了解王念孙的古韵分部详情提供了新材料、新内容。

《谐声谱》分韵韵目能够明确考察王念孙之古韵分部及其与段玉裁分韵之不同。今将段、王二家分韵比较如下（仅列不同，“弟”统一改作“第”）：

（1）侵

《谐声谱》上第三部：平声侵、添、分覃、分盐；上声寢、忝、分感、分琰；去声沁、榛、分勘、分豔

《六书音韵表》第七部：陆韵平声侵、盐、添；上声寢、琰、忝；去声沁、豔、榛；入声緝、葉、帖

按，段氏第七部列《广韵》平、上、去、入四声；王氏将其入声分出为緝、盍二部，故此部未列入声。另外，二人具体分韵也不同，王氏将《广韵》盐、琰、豔三韵二分入侵、谈二部，故此处改作“分盐”“分琰”“分豔”，将《广韵》覃、感、勘三韵二分入侵、谈二部，故又增“分覃”“分感”“分勘”。

（2）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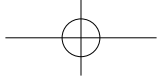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谐声谱》上第四部：平声谈、咸、銜、严、凡、分覃、分盐；上声敢、赚、檻、俨、范、分感、分琰；去声阡、陷、鉴、酽、梵、分勘、分豔

《六书音韵表》第八部：陆韵平声覃、谈、咸、銜、严、凡；上声感、敢、赚、檻、俨、范；去声勘、阡、陷、鉴、酽、梵；入声合、盍、洽、狎、业、乏

按，王氏在段氏第八部基础上将《广韵》覃、感、勘二分入侵、谈二部，故此处作“分覃”“分感”“分勘”。又将《广韵》盐、琰、豔三韵二分入侵、谈二部，故此处增“分盐”“分琰”“分豔”。又，王氏将入声盍部独立，故此第四谈部未列入声。

（3）阳

《谐声谱》上第五部：平声阳、唐、分庚；上声养、荡、分梗；去声漾、宕、分映



《六书音韵表》第十部：陆韵平声阳、唐；上声养、荡；去声漾、宕

按，王氏将《广韵》庚、梗、映三韵各自二分入阳、耕二部，故其第五阳部与段氏相比增“分庚”“分梗”“分映”。

（4）耕

《谐声谱》上第六部：平声耕、清、青、分庚；上声耿、静、迥、分梗；去声诤、劲、径、分映

《六书音韵表》第十一部：陆韵平声庚、耕、清、青；上声梗、耿、静、迥；去声映、诤、劲、径

按，王氏将《广韵》庚、梗、映三韵各自二分入阳、耕二部，故其第六耕部与段氏相比将庚、梗、映改作“分庚”“分梗”“分映”。

（5）真

《谐声谱》上第七部：平声真、臻、分先；上声軫、分铣；去声震、分霰

《六书音韵表》第十二部：陆韵平声真、臻、先；上声軫、铣；去声震、霰；入声质、栉、屑

按，段氏第十二真部包括入声质部，王氏将质部独立，故其第七真部未列入声。另，段氏将《广韵》先、铣、霰三韵入真部，王氏将其各自二分入真、元二部，故王氏第七真部与段氏相比作“分先”“分铣”“分霰”。

（6）元

《谐声谱》上第九部：平声元、寒、桓、删、山、仙、分先；上声阮、旱、缓、潜、产、獮、分铣；去声愿、翰、换、谏、禪、线、分霰

《六书音韵表》第十四部：陆韵平声元、寒、桓、删、山、仙；上声阮、旱、缓、潜、产、獮；去声愿、翰、换、谏、禪、线

按，段氏将《广韵》先、铣、霰三韵归入真部，王氏将其各自二分入真、元二部，故王氏于第九元部增出“分先”“分铣”“分霰”。

（7）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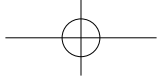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谐声谱》上第十部：平声歌、戈、分支、分麻；上声哿、果、分纸、分马；去声个、过、分寘、分禡

《六书音韵表》第十七部：陆韵平声歌、戈、麻；上声哿、果、马；去声个、过、禡

按，段氏将《广韵》麻、马、禡三韵归入歌部，王氏将其各自二分入歌、鱼二部，故王氏第十歌部将段氏“麻”“马”“禡”改作“分麻”“分马”“分禡”。又，段氏将支、纸、寘三韵归入支部，王氏将其各自二分入歌、支二部，故王氏于第十歌部增“分支”“分纸”“分寘”。

（8）支

《谐声谱》下第一部：平声佳、分支；上声蟹、分纸；去声卦、分寘；入声分麦、分昔、分锡



《六书音韵表》第十六部：陆韵平声支、佳；上声纸、蟹；去声寘、卦；入声陌、麦、昔、锡

按，段氏将《广韵》支、纸、寘三韵归入支部，王氏将其各自二分入歌、支二部，故王氏第一支部改作“分支”“分纸”“分寘”。又，王氏将段氏第十六部入声陌韵归入鱼部入声，麦韵二分入支、之二部入声，故王氏此部入声无陌韵，“麦”韵作“分麦”。

(9) 质

《谐声谱》下第二部：去声至韵内之至、毖字，霁韵内之嚏、噎字；入声质、栳、分屑

《六书音韵表》第十二部：陆韵平声真、臻、先；上声軫、铣；去声震、霰；入声质、栳、屑

按，段氏将《广韵》质、栳、屑归为真部入声，王氏将质、栳二韵归入质部，又将屑韵二分入质、祭二部，故王氏第二质部屑韵作“分屑”。此外，王氏还将至韵内“至”“毖”字、霁韵内“嚏”“噎”字归入质部。

(10) 脂、祭

《谐声谱》下第三部：平声脂、微、齐、皆、灰；上声旨、尾、荠、蟹、贿；去声至、未、霁、怪、队；入声术、物、迄、没

《谐声谱》下第四部：去声祭、泰、夬、废；入声月、曷、末、黠、辖、薛、分屑

《六书音韵表》第十五部：陆韵平声脂、微、齐、皆、灰；上声旨、尾、荠、蟹、贿；去声至、未、霁、祭、泰、怪、夬、队、废；入声术、物、迄、月、没、曷、末、黠、辖、薛

按，《广韵》蟹、蟹二韵同用，王氏第三脂部将段氏第十五部所辖“蟹”改作“蟹”。段氏“去声至、未、霁、祭、泰、怪、夬、队、废”，王氏将“祭、泰、夬、废”分出为祭部。段氏“入声术、物、迄、月、没、曷、末、黠、辖、薛”，王氏将“术、物、迄、没”作为脂部入声，将“月、曷、末、黠、辖、薛”归入祭部。

(11) 盍

《谐声谱》下第五部：入声盍、洽、狎、业、乏、分合、分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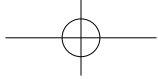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六书音韵表》第八部：陆韵平声覃、谈、咸、銜、严、凡；上声感、敢、赚、檻、俨、范；去声勘、闾、陷、鉴、酈、梵；入声合、盍、洽、狎、业、乏

按，段氏第八部入声“合、盍、洽、狎、业、乏”，王氏将入声分出为盍、缉二部，其中“盍”“洽”“狎”“业”“乏”归入盍部，《广韵》合、葉二韵王氏二分入盍、缉，故此处作“分合”，并增“分葉”。

(12) 缉

《谐声谱》下第六部：入声缉、帖、分合、分葉

《六书音韵表》第七部：陆韵平声侵、盐、添；上声寢、琰、忝；去声沁、豔、栳；入声缉、葉、帖



按, 段氏将《广韵》缉、葉、帖三韵归入第七部入声, 王氏将缉、帖二韵归入缉部, 《广韵》合、葉二韵王氏二分入盍、缉, 故王氏此处“葉”作“分葉”, 并增“分合”。

(13) 之

《谐声谱》下第七部: 平声之、哈、分尤; 上声止、海、分有; 去声志、代、分宥; 入声职、德、分麦

《六书音韵表》第一部: 陆韵平声之、哈; 上声止、海; 去声志、代; 入声职、德

按, 《广韵》尤、有、宥三韵段氏归入第三部, 王氏各自二分入之、幽二部; 入声麦韵王氏二分入之、支二部。故王氏《谐声谱》下第七之部与段氏第一部相比, 增“分尤”“分有”“分宥”“分麦”。

(14) 鱼

《谐声谱》下第八部: 平声鱼、模、分虞、分麻; 上声语、姥、分麌、分马; 去声御、莫、分遇、分禡; 入声铎、陌、分昔

《六书音韵表》第五部: 陆韵平声鱼、虞、模; 上声语、麌、姥; 去声遇、御、暮; 入声药、铎

按, 《广韵》虞、麌、遇三韵王氏各自二分入鱼、侯二部; 《广韵》麻、马、禡三韵王氏各自二分入歌、鱼二部; 药韵入宵部; 铎、陌二韵入鱼部; 昔韵二分入支、鱼二部。故王氏《谐声谱》下第八鱼部与段氏第五部相比, 平声改“虞”为“分虞”, 增“分麻”; 上声改“麌”为“分麌”, 增“分马”; 去声改“遇”为“分遇”, 增“分禡”; 入声删“药”, 增“陌”“分昔”。

(15) 侯

《谐声谱》下第九部: 平声侯、分虞; 上声厚、分麌; 去声候、分遇; 入声烛、分屋、分觉

《六书音韵表》第四部: 陆韵平声侯; 上声厚; 去声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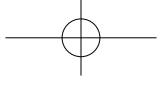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按, 《广韵》虞、麌、遇三韵段氏归入第五部, 王氏二分入鱼、侯二部, 故《谐声谱》下第九侯部平、上、去与段氏相比增“分虞”“分麌”“分遇”。段氏第四侯部无入声, 《广韵》屋、沃、烛、觉诸韵段氏归入第三部, 王氏将烛韵入侯部, 屋韵二分入侯、幽二部, 沃韵入幽部, 觉韵二分入侯、宵二部, 故王氏第九侯部入声作“烛”“分屋”“分觉”。

(16) 幽

《谐声谱》下第十部: 平声幽、分尤、分萧、分肴、分豪; 上声黝、分有、分筱、分巧、分皓; 去声幼、分宥、分啸、分效、分号; 入声沃、分屋

《六书音韵表》第三部: 陆韵平声尤、幽; 上声有、黝; 去声宥、幼; 入声屋、沃、烛、觉

按, 《广韵》尤、有、宥三韵段氏归入第三部, 王氏各自二分入之、幽二部; 萧、筱、啸三韵段氏归入第二部, 王氏各自二分入幽、宵二部; 肴、巧、效三韵段氏归入第二部, 王氏各自二分入幽、宵二部; 豪、皓、号三韵段氏归入第二部, 王氏各自二分入幽、宵二部; 《广韵》屋、沃、烛、觉四韵段氏归入第三部, 王氏将烛韵入侯部, 屋韵二分入侯、幽二部, 沃韵入幽部, 觉韵二分入侯、宵二部。故王氏《谐声谱》下第十幽部与段氏相比平声将“尤”改作“分尤”, 增“分萧”“分肴”“分豪”; 上声将“有”



改作“分有”，增“分筱”“分巧”“分皓”；去声将“宥”改作“分宥”，增“分啸”“分效”“分号”；入声保留“沃”，“屋”改作“分屋”。

(17) 宵

《谐声谱》下第十一部：平声宵、分萧、分肴、分豪；上声小、分筱、分巧、分皓；去声笑、分啸、分效、分号；入声药、分觉、分锡

《六书音韵表》第二部：陆韵平声萧、宵、肴、豪；上声筱、小、巧、皓；去声啸、笑、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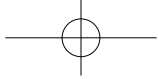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按，《广韵》萧、筱、啸三韵段氏归入第二部，王氏各自二分入幽、宵二部；肴、巧、效三韵段氏归入第二部，王氏各自二分入幽、宵二部；豪、皓、号三韵段氏归入第二部，王氏各自二分入幽、宵二部。段氏此部无入声，王氏将药韵入此部，觉韵二分入侯、宵二部，锡韵二分入支、宵二部，故王氏宵部入声有“药”“分觉”“分锡”。

以上二人分韵最明显的差异是王念孙离析了《广韵》而段玉裁似未将离析之韵列入。段玉裁古韵分部深受顾炎武、江永的影响，并非不知离析《广韵》考求上古音的方法，他的古韵分部未列“分韵”当与其所创立的“古本音”思想有关。王力（2013：67—68）指出：“乍看起来，这个表（《今韵古分十七部表》）似乎有漏洞。第一部应该有尤韵字，如‘牛谋’等；第四部应该有虞韵字，如‘驹隅’等。……其实这不是漏洞，因为段氏认为这些字是转音，而不是古本音。”

段玉裁在《六书音韵表》之《今韵古分十七部表》后阐述了其“古本音”理论，“古十七部本音说”（1983：14）曰：

三百篇音韵自唐以下不能通，仅以为协音，以为合韵，以为古人韵缓不烦改字而已。自有明三山陈第深识确论，信古本音与今音不同，如凤鸣高冈，而啁噍之喙尽息也。自是顾氏作《诗本音》，江氏作《古韵标准》。玉裁保残守阙，分别古音为十七部，凡一字而古今异部，以古音为本音，以今音为音转。如尤读怡，牛读疑，丘读欺，必在第一部而不在第三部者，古本音也。今音在十八尤者，音转也。举此可以隅反矣。

段玉裁认为古本音与今音（《广韵》）不同，《广韵》之韵皆属古韵某部者是古本音，而韵分两部者为其一部之音转。可见，古韵十七部中每部所列《广韵》韵目即为“古本音”，而王念孙离析《广韵》所列韵目中的分韵可与段玉裁的“音转”相参照。黄易青等在《传统古音学研究通论》（2015：200）中说：“段玉裁的‘古本音’的内涵，实际上还包括韵，即某几个韵跟某一部古音形成对应关系。在古韵与206韵的对照上，段玉裁不再像顾炎武、江永他们那样说‘某韵之半’‘分某韵’，这并不等于说他不离析《广韵》。其原因是，他持‘古本音说’，‘古本音’与‘音转’是关于古今音异的一对概念，是以古音为标准来看古今的异同，而不是拿今音做标准。比如庚韵，顾炎武、江永都把它分为二，一归古阳部，一归古耕部；段玉裁把庚韵整个归入耕部，就是认为，古阳部而今在庚韵的字是声音流转的结果。换言之，庚韵中既有古阳部字，又有古耕部字，是阳部字流入耕部而不是耕部字流入阳部，庚韵是属于古耕部的韵。这其中就含有对古韵音值的拟测，也反映了‘古本音’的思想。”段玉裁“古十七部本音说”（1983：1.16—1.17）又曰：



第一部之韵音转入于尤；第三部尤幽韵音转入于萧宵肴豪；第四部侯韵音转入于虞；第五部鱼虞模韵音转入于麻；第六部蒸韵音转入于侵；第七部侵盐韵音转入于覃谈咸衔严凡；第二部至第五部、第六部至第八部音转皆入于东冬钟；第九部东冬钟韵音转入于阳唐；第十部阳唐韵音转入于庚；第十一部庚耕清青韵音转入于真；第十二部真先韵音转入于文欣魂痕；第十三部文欣魂痕韵音转入于元寒桓删山仙；第十三部第十四部音转皆入于脂微；第十五部脂微齐皆灰韵音转入于支佳；第十六部支佳韵音转入于脂齐歌麻；第十七部歌戈韵音转亦多入于支佳。此音转之大较也。

段玉裁“以古音为本音，以今音为音转”，因秉持“古本音”说，而在《今韵古分十七部表》中未将转入之部以“某韵之半”“分某韵”的形式纳入。段玉裁仅以“本音”为立部标准，故其十七部中未列离析韵目。段氏在“古十七部本音说”之后还附有“音转”十六条，并谓“此音转之大较也”。考之汉代扬雄首创“转语”之说，三国魏张揖开始使用“音转”一词，^①“音转”是因时代和地域不同而产生的语音转变。段玉裁在《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序中说：“学者诚以是求之，可以观古音分合之理，可以求今韵转移不同之故，可以综古经传假借转注之用，可以通五方言语清浊轻重之不齐。”（1983：3.1）虽然段氏“以今音为音转”，但从具体考察来看，段玉裁在“古十七部本音说”中所列举的部分音转条目与王念孙离析《广韵》的“分某韵”还是有一定出入的。今考述如下：

（1）“第六部蒸韵音转入于侵”。按，段玉裁《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第六部蒸与第七部侵同为第三类。其序曰：“侵盐添缉葉帖音近蒸，故次之。”（1983：30）王念孙《谐声谱》离析《广韵》，蒸部韵中无分韵入侵部韵者。又蒸类合韵中，韵蒸侵合韵数量最多，有5条。^②

（2）“第二部至第五部、第六部至第八部音转皆入于东冬钟”。按，王念孙宵、幽、侯、鱼四部皆阴声韵，其所分《广韵》之韵无入东冬钟韵者；蒸、侵、谈三部无分韵入东冬钟韵者。段氏《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将第二部至第五部归纳为第二类，第六部至第八部归纳为第三类。并曰：“萧宵肴豪音近之，故次之；幽尤屋沃烛觉音近萧，故次之；侯音近尤，故次之；鱼虞模药铎音近侯，故次之；是为一类。……侵盐添缉葉帖音近蒸，故次之；覃谈咸衔严凡合益洽狎业乏音近侵，故次之；是为一类。之二类者，古亦交互合用。东冬钟江音与二类近，故次之。”（1983：30）可见段氏所谓“第二部至第五部、第六部至第八部音转皆入于东冬钟”是就音近而言。王念孙离析《广韵》，宵、幽、侯、鱼以及蒸、侵、谈七部之韵皆无分韵入东部韵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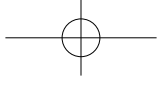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3）“第九部东冬钟韵音转入于阳唐”。按，段氏《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序曰：“阳唐音近冬钟，故次之。”（1983：30）王念孙离析《广韵》，东部韵并无分韵。又考之东类合韵，除东冬合韵外，东阳合韵最多，有7条。

（4）“第十一部庚耕清青韵音转入于真”。按，段氏《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序曰：“真臻先质栉屑音近耕清，故次之。”（1983：30）王念孙离析《广韵》，耕部韵无分韵入真部韵者。又考之耕类合韵，耕真合韵数量最多，有45条。

（5）“第十二部真先韵音转入于文欣魂痕”。按，段氏《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序曰：“淳文欣魂痕

① 张揖《上广雅表》曰：“窃以所识，择撝群艺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品核，以箸于篇。”

② 合韵数目据王念孙《诗经群经楚辞合韵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统计。



音近真，故次之。”（1983：30）王念孙离析《广韵》，真部韵无分韵入文部韵者而有分韵入元部者。又考之真类合韵，真文数量最多，有19条。

（6）“第十三部文欣魂痕韵音转入于元寒桓删山仙”。按，段氏《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序曰：“元寒桓删山仙音近淳，故次之。”（1983：30）王念孙离析《广韵》，文部韵无分韵入元部韵者。又考之文类合韵，文元数量最多，有14条。

（7）“第十三部第十四部音转皆入于脂微”。按，段氏《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序曰：“脂微齐皆灰木物迄月没曷末黠鐡薛音近淳元二部，故次之。”（1983：30）王念孙离析《广韵》，淳、元二部韵无分韵入脂微部韵者。

（8）“第十五部脂微齐皆灰韵音转入于支佳”。按，段氏《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序曰：“支佳陌麦昔锡音近脂，故次之。”（1983：30）王念孙离析《广韵》，淳、元二部韵无分韵入脂微部韵者。

以上段氏之“音转”“音近”皆与王念孙离析《广韵》的情况不符而多与合韵一致。从段玉裁《六书音韵表》的表述来看，他在“古十七部本音说”中所谓的“音转”本来是与“古本音”对立的，应该指古音转变后的“今音”，即《广韵》音。然而其所举例除八条“转入之部”体现今音外，其他八条“音转”皆系古音合韵相近之例，基本都体现在了段玉裁《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中，并非所谓的“以今音为音转”，“音转”又与“音近”“合韵”的概念相混，这是段玉裁“古本音”理论的一个不足。

以上可见，段玉裁因试图建立十七部古本音理论框架而将古今音转混同于音近合韵，其所离析《广韵》也因受到限制和束缚而未能展现。从《谐声谱》所列二十一部分《广韵》韵目来看，王念孙在离析《广韵》和古韵分部方面都超越了段玉裁。如其所分古韵廿一部较段玉裁十七部多出质、祭、缉、盍四部，离析《广韵》也更加繁密和精细，如在段氏基础上将《广韵》庚、梗、映三韵二分入阳、耕部，先、铣、霰三韵二分入真、元部，麻、马、禡三韵二分入歌、鱼部等；入声分配方面，王氏以烛、分屋、分觉为侯部入声，将陌韵归入鱼部入声，术、物、迄、没为脂部入声，月、曷、末、黠、鐡、薛归入祭部等都比段氏精确、详细。通过《谐声谱》所列分韵韵目，我们对王念孙“古韵廿一部”及其古音学成就有了更明确和清晰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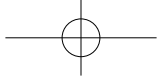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四 结语

王国维（1959：402）在《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中说：“先生诸韵谱中，最切要者为《说文谐声谱》，先生恒举以示人。”王念孙《说文谐声谱》世人多所翹望，惜仅存东、蒸、侵三部残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王念孙《谐声谱》是《说文谐声谱》的初本，它虽然不够完善，但相对完整。从考察来看，它是较早的《说文》谐声谱，可溯谐声层级发明之源，后来诸家《说文》谐声谱多受其影响。其次，《谐声谱》以古韵廿一部分《广韵》韵目，可见王氏古韵分部全貌，对于探求王念孙古韵分部体系具有重要价值。《谐声谱》早于《说文谐声谱》，取得了许多创新成就。然而，《谐声谱》稿本至今仍孤藏未刊，对它的考察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王念孙在谐声和古音研究方面的卓越成绩和贡献。

参考文献

陈复华、何九盈（1987）《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黄易青、王 宁、曹述敬（2015）《传统古音学研究通论》，商务印书馆，北京。



沈兼士（1985）《广韵声系》，中华书局，北京。

王国维（1959）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观堂集林》，中华书局，北京。

王 力（2013）《清代古音学》，中华书局，北京。

张鑑等撰，黄爱萍点校（1995）《阮元年谱》，中华书局，北京。

张民权（2017）《万光泰音韵学稿本整理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引书目

《谐声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稿本），王念孙著。

《说文谐声谱》（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清稿本），王念孙著。

《二十一部古韵》（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清稿本），曾钊著。

《说文解字音均表》（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江沅著，《续修四库全书》2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2。

《说文声类》（清光绪中吴氏二百兰亭斋印本），严可均著，《续修四库全书》2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2。

《说文声系》（清光绪七年姚觐元补修重印本），姚文田著，《续修四库全书》2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2。

《汉学谐声》（清嘉庆九年涉县官署刻本），戚学标著，《续修四库全书》2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2。

《谐声谱》（民国二十三年叶景葵影印本），张惠言、张成孙著，《续修四库全书》2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2。

《说文谐声孳生述》（清光绪二十六年徐乃昌积学斋刻本），陈立著，《续修四库全书》2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2。

《说文解字音均表序》，段玉裁著，《续修四库全书》2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2。

《六书音韵表》，段玉裁著，中华书局，北京，1983。

《观其自养斋烬余录》，王寿同著，《稿本丛书》第五册，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1996。

《经义述闻》，王引之著，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5。

《谐声谱序》，阮元著，《续修四库全书》2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2。

《宋本韵补》，吴棫著，中华书局，北京，1987。

Study on Wang Niansun's Manuscript of *Xieshengpu* (谐声谱) and Ancient Rhymes

XU Chunying ZHAO Xiaoqing

Abstract: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has a collection of Wang Niansun's manuscripts on ancient rhymes. Among them, *Xieshengpu* is an important one for various reasons. It lists the homophonic characters of *Shuowen jiezi* (说文解字) in 21 ancient rhymes. It is the earliest *xieshengpu* of *Shuowen jiezi* discovered so far. Wang Niansun noticed and discovered the level of homophony in *Shuowen jiezi*,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addition, the 21 ancient rhymes listed in *Xieshengpu* are not seen anywhere else. It is also of grea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system of ancient rhymes proposed by Wang.

Keywords: Wang Niansun, *Xieshengpu*, manuscript, ancient rhymes

许春颖：200444 上海，上海大学文学院 xuchunyinga@foxmail.com

赵晓庆：266100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xiaoqing3552@sina.com